

## 「美」夢成真

### 專訪第三十七屆金馬獎最佳美術設計—李富雄

作品：沙河悲歌

採訪/撰稿 趙美倫 2001.09

趙：是什麼樣的機緣讓你到中影當美術指導？你畫畫嗎？

李：到中影是一個巧合，這到後面再來談，我們先來談接觸美術的開始。

我常跟我太太提一段往事，或許可拿來凸顯我對畫畫的熱愛，我從小對畫畫就很有興趣，自己一個人可以畫得很開心，國小三年級那年，一位老師看了我的畫後不停的誇，讓我高興的在回家路上不斷駐足觀畫，走一段路便停下來把畫攤在草地上欣賞一回，愈看愈高興，一路走走停停。畫畫不但是自己的喜好，還受到肯定，總之很歡喜。

我不斷的寫生、畫畫，到了上宜蘭省立頭城中學時已經常在作壁報，在家鄉亦因畫畫而小有名氣，我對畫畫很有興趣，整個心力都在這上頭，因此疏於課業，師大美術系沒考上，當時農校風聞有我這麼一個人，就問我有沒有興趣到農校去讀，但我的心都在畫畫上，就沒去。

在中學時我參加國立歷史博物館的比賽，畫家劉其偉是評審之一，那時我還是小毛頭，記得最大獎被馬白水抱走。同屆得獎的還有後來畫卡通的趙哲修，他當時四十多歲，是拿特別獎。我後來拍「無言山丘」得獎時的評審之一是高山嵐，在史博館的比賽中高山嵐也參加了，並且得獎，他當時是四十上下，而我是十七歲左右，年紀最小，拿的獎也最小。

劉其偉當時看了我的作品，他給了我一封信，想介紹我的作品去「青年月刊」登，但我一個高二理光頭的學生，那有什麼成熟的作品可以登，但劉其偉那封親筆信到現在我還保留著。

回過頭來談我進中影的經過，中學畢業後我就想到台北來發展，因為台北有許多畫會，文風也盛，像五月畫會、東方畫會當時都很嚮往，也因此，後來我和席德進他們都很熟。當然宜蘭有天然的好山好水好題材，但我想多接觸一些關於畫畫這方面的資訊，開拓自己的視野，就決定北上，一方面等兵役通知。

當時白景瑞和羅慧明(曾任中影主任)開了一家傳播公司，正在徵才，我就去應徵，另外還寄了一些求職信找一些助理的工作，但都沒回音，沒多久就收到兵役通知要上新竹受訓。就這麼湊巧，受完兩個月的新兵訓練，結訓後放假回到家，我們住的是那種日本宿舍，一進門就可看見台灣式的飯桌，桌上躺著一封我的信，是中影公司寄來的，我看了感到納悶，我跟中影這些人不熟呀，後來才知道那時白景瑞和羅慧明已被中影總經理龔弘給拉到中影，並且羅慧明也知道我在國立歷史博物館參賽得獎的事，剛好中影要李行開拍「婉君表妹」，缺一個美術助理，羅慧明就想到我，問題是我在當兵，沒辦法去，但我對電影美術又滿好奇的。我寫了一封信給羅慧明，說明我對電影美術

方面很感興趣，希望將來退伍回來，如果仍有這個機會，再請他幫忙，我和中影是這樣的起頭。

我在台灣當了兩年兵；又去馬祖當了一年的兵才退伍，退伍後本來想考試，但有時又在畫畫。我父親在鐵路局工作，我們家是個大家庭，我父親擔子滿重的，他看我這樣，就教我先趕快去台北找個工作，所以我就寫了一封信給羅慧明，羅慧明告訴我當時沒有這個缺，他教我再等一等。

我姊夫是林聰明，曾代表宜蘭選過兩任立委，他之前在台北工作，是農業方面水利灌溉的工程師，家住在台北水源路，我北上就住在姊夫家，開始四處找工作。

求職期間，我畫了兩幅海報去功學社應徵，一幅是卡通，一幅是拿郭美貞指揮的神情來運用，加入 YAMAHA 的 LOGAL，一個個大大小小，好像變魔術一樣，這兩幅海報完全是為功學社畫的，海報設計出來的感覺相當好，有人就介紹我拿去給老闆看，我上了二樓？還是三樓，就看到老闆的自己則穿了一雙舊舊、破破的鞋子，我當時感受很深刻，人家那麼有錢，還是那麼省，連鞋子都分內外場穿。

老闆看到我的作品就喊他兒子過來看，那時功學社有「功學月刊」，老闆教他兒子把作品帶給「功學月刊」的主編過目，那個主任一看就說沒有問題，很好，說我可以去上班，順帶問我的待遇要求少，我寫了一千六百元，三十幾年前，一千六百元的數目算很大了，當時在延平北路功學社一個教鋼琴的門市小姐月薪才五百元，主任看了一下就說你先來，我先給你一千四百元，以後再給你升，我說好，問他什麼時候開始上班，他教我帶保證書回去填資料，馬上可以上班。

當時在台北除了姊姊、姊夫外，也沒什麼親人，找誰來當保證人好呢，而且中影消息等了一個多月都沒有消息，到底要再等，還是找保人，我也很猶豫。後來時想，好吧，去功學社，正準備第二天把保證書拿去給姊夫的同學；也是我們李姓同宗，請他代為保證。但事情就是這麼巧，那天晚上宜蘭那邊轉來一封中央電影公司的限時信，教我去工作，就這麼巧，最後我還是進了中影，我好幾次要離開中影都沒成，就這麼怪。好像是一種緣份，你想聽的話，以後有機會我們閒聊時，我再一步一步講給你聽。

當我接到中影通知就去報到，同一時期在中影的美術助理有林登煌(他後來離開中影)，還有張繼平(他後來當了組長，他退休了，我才接組長)，以及王童(後來也當了導演)，王童當時一個月八百元月薪，我進了中影，他和我一起調漲到九百元，而且兩個人都是非正式、編制外的。那時錢雖大，但九百元還是清苦，一個人開銷勉強夠，但我不在意錢的多寡，我在意的是我想知道電影的美術指導在做什麼，想去了解電影的工作環境，是一種求知慾讓我待下去的，當然那時電影很景氣的，可以接一些外快來貼補，但工作真的滿辛苦，但我卻感到滿足。

我們從基層做起，一步一步走來，王童是藝專的，學歷比我高，又比我早進中影半年，在一個機會裡他升了練習生，現在中影的副總經理王珍珍也是那時考進來的練習生，王童當時有心當導演，因為美術指導好像是一個輔助品，要表現理想還是要當導演，之後王童有一個機會被江日昇找去拍「假如我是真的」，這部戲稍後得了大獎，王童一舉成名，點一償宿願。

我一直在美術指導上做了幾十年，作品很多，裡裡外外，有一百多部戲，早期我做過幕後美指，讓別人掛名，後來才自己掛名，我是中影的人，但休假時可在外面接工作，新藝城的戲我接過，「女湯」、「太平天國」都是我外借的作品，這幾年的作品你們比較熟的還有「飲食男女」、「紅柿子」，早期的有「蘋果的滋味」……。

真正拉我出去做美術指導的是李嘉導演，之後才陸續幫郭南宏、林清介、楊道、吳念真、楊立國做過許多不同類型的美術指導。

**趙：**你幫李安做「飲食男女」，其中一個場景是拿和平東路二段 18 巷的舊宿舍改的，可以談談嗎？

**李：**那好像是市銀還是農銀的老宿舍，聽說以前徐水德、陳履安都住過，那房子的隔間亂七八糟，我整個都把它拆掉，重新隔間，把客廳也掉過來配合演員的互動，透過小窗子可以看見廚房，廚房改在院子裡，做出視野的深度，封閉的空間一定要打開來，有光影的關係才會好看，演員的關係位置必須有，我就把平面圖畫一畫給李安看，他說 OK，我再構想演員、機器位置在拍的時候會產生什麼效果，演員對白時的背景會流露什麼訊息？演員怎麼走位、互動，這都要事先想妥當，拍起來才會流暢。改房子我有點心得，也幫朋友作室內設計，在汐止遠東工業園區曾改過一百二十坪的辦公室。

**趙：**可以談些「沙河悲歌」的事嗎？

**李：**「沙河悲歌」是從七等生的小說改編來的，早前楊立國想拍，在一波三折後，李佑寧找張志勇來拍。沙河在苗栗，一開始我們打算到大陸拍，因為苗栗那條沙河早不是那回事了，沒有水，加上開採砂石，看上去荒煙蔓草，而且都市化後，台灣景象變遷很大，河道都走了樣，所以想去福建勘景。

老實講，福建真的很像早期的台灣，我在福建漳州坐了四、五十分鐘的車到彰浦，當地的店舖就像回到台灣早年一樣，眼熟得不得了，林清介就是在那裡拍「汪洋中的一條船」，那部戲我也差一點就要接。

我到了彰浦，遇到一位老太太，那位老太太年紀很大了，耳背，必須拉大嗓門跟她說話，我問它知不知道金浦在那裡，因為我的祖先是從金浦過來的，我想看看老家是什麼樣子，老太太說我現在站的地方就是金浦，因為旁邊有座山產金，故名金浦，現在金沒了，改名叫漳浦，我找到先祖故居，很開心，大陸有很多地名都改了，不是老一輩當地人指點，不是很容易找。

大陸給我的感覺，我真的不太會形容，太像早年的台灣，尤其那些三合院、四合院，屋內的空間很寬、很高，高房子比矮房子來得透氣涼快，人住進去很舒服。台灣現在的房子蓋得矮，嚴重的，會讓人產生被壓迫感。

這幾年大陸到處都在蓋房子，我去大連，那邊也蓋得很多，但很粗糙，我覺得可惜，越北方越粗糙，可能南方較富裕的關係，即使在福建也是這種現象，福建南方貼得起磁磚，而且南方風氣較自由、奔放。沙河悲歌後來沒上大陸拍而改在台灣找景，是因為整部戲的預算只有二千二百萬元，拍到最後還透支二百萬。

這部戲能得獎真的很幸運，因為不論在那一項競賽裡，對手都很強，像美術指導，在這項競爭的有我之前看過的「臥虎藏龍」、「西洋鏡」，為了了解別人的長處在那裡，我住芝山這邊，還特地上士林光華戲院去看「花樣年華」，我覺得和這些片子同台競賽很榮幸，這些片子真的很不錯，都可在任何一個大型影展裡獨當一面。

沙河悲歌是講一位音樂愛好者的自身邊遇，男主角的父親是公所的課長，他本身擅長吹奏也愛吹奏，在消防局工作，他為了不同流合污，招致同儕排擠丟了工作，在一個機緣裡，他加入歌仔戲班，在戲班裡有他的愛與死，故事大致是這樣。男主角和戲班班主趙美齡有許多對手戲，戲中還有男主角與酒家女的一段情，及男主角的致命肺病，是台灣早期的小人物傳奇。講實在，這齣戲要拍好很不容易，而且也不曉得合不合觀眾的口味。

為了省經費，我們四處勘景，場景從南到北都有，在麻豆，我們將老舊戲院改成戲台。先說麻豆這裡的事，因為這裡在我改完景後出了一些事。一開始只有我和一個師傅在這裡，很暗，但沒有什麼異樣的感覺，導演之前和我溝通過，他想在後台搭景，擴大舞台，我照計畫便在戲院量尺寸，那時有一男一女在管鎖，先後都出了戲院，剩下我獨自一個人在台前台後構圖，設計新舊舞台的銜接，好交給師傅去改景，我一個人坐在烏七抹黑的舞台上，直覺後頸有點涼，結果我拔腿就跑，就這樣怕怕的在那裡待了兩、三天，幸好沒什麼事發生，後來聽說我前腳走、後腳就出事了，歌仔戲班裡有一個女孩中了邪，接著趙美齡被嚇到，據說是換衣服時看到恐怖的景象，嚇得她穿了一條三角褲抱著衣服往門外衝，面無人色。那中邪的女孩據說更慘，被一個一百三十歲的人附身，由中邪女孩口中發出一個蒼老的聲音，自稱是清朝人，那女孩整個人都發狂了，好幾個孔武有力的燈光師都抓不住她，接著燈光線也冒出火花，男主角從二樓奔下來，說看到一些奇怪的東西，據說男主角有一點陰陽眼。整件事情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我原本以為是為宣傳，結果工作人員告訴我是千真萬確的事，鬧到後來沒辦法，還專程從台南請一位很有名的大法師來和異次元的世界作三度空間對話，據說是要紙錢，鬥法鬥了好久才擺平。燈光師也說拍戲空檔他多半關了燈跑去外面透透氣，順便抽支菸，每次他離開後再回來，那包放在接線插頭箱子上的菸就少一點，甚至常覺得有人在跟著他，連油漆包工都說怪，他說之前改景刷油漆時，他每次都刷得好好的，但只要他到超商轉一圈回來，整桶油漆就變得像水一樣，沒辦法刷，不知是起什麼化學變化，還是有什麼古怪，我問他為什麼之前我們在一起時他沒說，他說那時他沒想那麼多，講來做什麼。我聽說那附身老者為取信及眾人，就指戲開拍前，那個油漆包工的太太，她說真有其事，事情到這地步，就不像是為宣傳了。

另外在布袋我們也有景，是將一個的辦公廳舍改成消防隊，接著又改了新竹內灣的戲院，因為戲班子跑碼頭，為了讓戲有層次感，所以不在同一個舞台拍完所有的戲，而是戲班子跑碼頭，每到一處公演就搭一座舞台，讓外在互動的環境跟著戲軸走，作一個明顯的變化，所以光戲院就改了好幾齣，整齣戲的主體在虎尾，我們在當地也找到

台糖的老宿舍，整理了門窗、院落、道路，另外還到北投的茶藝館拍，這部戲幾乎沒什麼錢可以搭景，搭景的錢只有一百八十萬元，當年「無言山丘」搭景花了五百多萬，可想而知「沙河悲歌」省到什麼樣子，所以勘景很重要，盡量勘那種不需要做大更動、盡量可以撿現成的來改，美術這部分最需要錢，沒有錢很難做，這部分的錢雖不多，但終究還是搭出我理想的景，只是工作人員都給蚊蠅跳蚤咬得遍體紅豆冰不成人樣，在後製剪接時，連剪接師都欣賞過我全身上下花不溜丟的蟲咬痕。

**趙：**得了獎，有什麼要說的？

**李：**我要認同王家衛說的，他認為每一個影展都有他遊戲規則，我們尊重影展單位的決定，提名就是得獎。我得這個獎很開心，我也很敬重我的對手，他們都是最出色的，如果可以，我希望能當導演，把我心中的故事在銀幕上說給大家聽。